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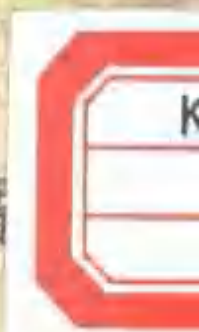
從廣州到滿洲



線 瑞 亨 著

廣州民聲日報叢書第一種

民國二十二年



11367

2978.9

250



從廣州到滿洲

的描景



XWTS 0016553

從廣州到滿洲

《民聲日報叢書第一種》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一日初版

非賣品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著者：線瑞亨

出版者：民聲日報社

廣州市光復中路七十六號

印刷者：民聲日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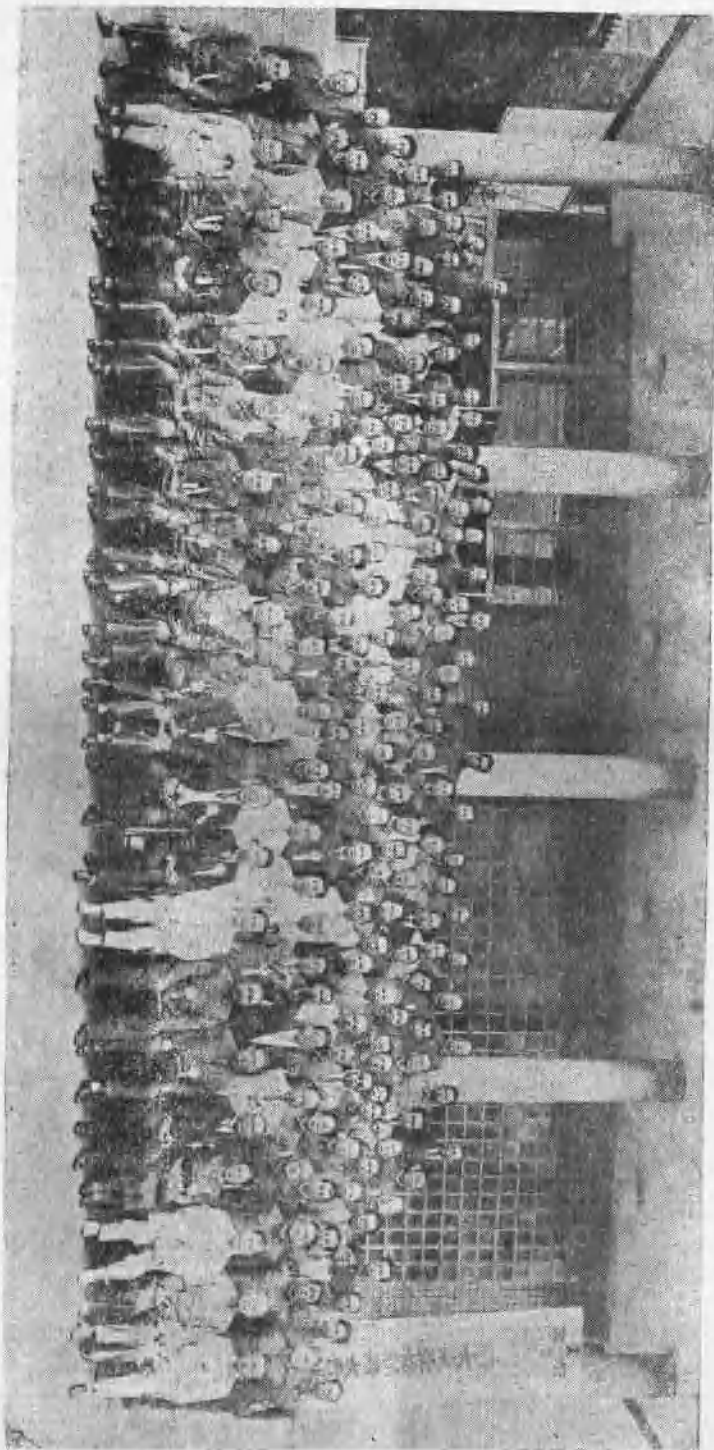


大 東 亞 操 觚 者 大 會 開 幕



各 國 總 代 表 訪 問 滿 洲 國 務 總 理
(有 × 者 爲 作 者)

各 國 出 席 東 亞 操 觚 大 會 代 表 紀 念 留 影



目錄

卷首語

「北行雜記」

大家努力推罷	三
鷗翼下的山河	五
渴時一滴如甘露	六
月夜的上海	七
京滬線上所見	九
踏進南京的第一步	一一
奧妙的言詞	一二
蘇縣的茅屋	一三
複雜的語言	一四
德州大西瓜與青年愛路隊	一五
抵達故都	一六
吉人吉語	一八
東安市場巡禮	一九
撲面的塵土	二〇

大餅及饅頭	二〇
冰糖葫蘆	二一
北京的花轎	二二
謁見王委員長	二三
北京的新聞雜誌	二三
最足留戀的北海公園	二四
全城在望的白塔山	二六
臨「海」的茶坊	二八
幽雅的五龍亭	二九
具有藝術價值的九龍壁	二九
民衆樂園的中央公園	三一
公理戰勝碑與唐花埭	三三
上林春的一席話	三四
北京的「橫城」與「買水」	三五
驢馬與駱駝	三七
豆腐小販與算命先生	三八
繡花棺罩與花傘	三九

北京的沿革與城門	四〇
目標轉移西郊	四一
頤和園的歷史與傳說	四二
耶律文正公墓與仁壽殿	四四
昆明湖與玉瀾堂	四五
樂壽堂和長廊	四六
排雲門一瞥	四七
排雲殿	四九
工程偉大的銅亭	五〇
佛香閣的壯觀	五〇
清晏舫及其他	五二
對鷗舫少憩	五四
中國的偉大建築——天壇	五四
「滿洲紀行」	
夜出山海關	五九
踏入親京的第一步	六一
訪問駐滿中國大使	六二
滿洲的日常生活	六三

宏偉的大同廣場	六五
「親邦」的解釋	六六
臘腸與辣腸	六六
新京的公園	六八
訪問關東軍司令官及國務總理	六九
協和園與協和會	七二
滿洲的招牌與雪糕雪條	七四
新京銀座的吉野町	七五
滿洲的文化	七六
大會開幕	七七
官民合同懇談會	七八
文化機關視察	七九
滿洲的道路	八〇
參觀東亞競技大會開幕禮	八一
國通社和滿映	八三
出發北滿視察	八五
小白山與龍潭山	八七
輕馬車與一輪車	八七

~~~~~洲滿到州廣從~~~~~

|                 |     |
|-----------------|-----|
| 長白山人參·····      | 八八  |
| 哈爾濱的第一個印象·····  | 八九  |
| 哈爾濱之夜·····      | 九〇  |
| 遊步園與遊船俱樂部·····  | 九一  |
| 哈爾濱的舞場巡禮·····   | 九三  |
| 哈爾濱市內遊覽·····    | 九四  |
| 談諧的滿洲民謠·····    | 九九  |
| 視察開拓訓練所·····    | 一〇一 |
| 養兎部與青年義勇隊·····  | 一〇四 |
| 看護婦訓練所·····     | 一〇五 |
| 松花江上·····       | 一〇五 |
| 慶瀾丸上的音樂大會·····  | 一〇七 |
| 新甸的燒雞·····      | 一〇八 |
| 古都三姓·····       | 一〇九 |
| 水都佳木斯·····      | 一一〇 |
| 最初的開拓地·····     | 一一一 |
| 古都東京城·····      | 一一三 |
| 鏡泊湖水力發電·····    | 一一四 |
| 東滿的新興都市牡丹江····· | 一一七 |

|               |     |
|---------------|-----|
| 華北的重鎮·····    | 一一九 |
| 蕭條冷落的秦淮河····· | 一二二 |
| 梁園話別·····     | 一二三 |
| 船上的體育音樂會····· | 一二三 |
| 風雨之夜·····     | 一二五 |
| 讀後感·····      | 一二六 |

## 卷首語

照例，出版書籍，作者是要說幾句開場白的。

這本『從廣州到滿洲』，是著者在去年七月出席東亞操觚者大會途中所耳聞目覩的瑣屑東西，當時曾以『北行雜記』和『滿洲紀行』的名字出版，按日發表，其後，因為篇幅的關係，迫不得已，中途停刊，承本社同寅和各地友好的關懷，請改印單行本，以便讀者盡窺全豹，同時又得到社當局的指導，所以才開始將已刊的和未刊的重新編輯起來，出版了這一本小冊子。

這兩篇文章都是記敘體，平鋪直敘，沒有感想，更沒有精彩的議論，這是不容否認的，不過，作者本身就是一個平凡得不可再平凡的人，縱使有些感想和議論，也不會怎樣精彩的，俗語說「獻醜不如藏拙」，如果是認為需要的話，還是由讀者自己去找尋出來罷！

最後，本書編印時，承李編輯觀瀾，梁編輯啓靈和崔彭華諸先生給我寫讀後感製圖及校閱，統在這裡致謝！

三十二年五月一日著者於民聲報編輯部



# 北行雜記

本報出席東亞  
操觚者大會代表  
線瑞亨

這一次出席東亞操觚者大會的中國代表，共有二十一名，廣東方面——不，華南方面——只有記者一人。從出發至歸國日止，差不多一個月，所經過的地方是台灣，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新京，吉林，哈爾濱，佳木斯市，牡丹江，東京城，再回新京經山海關回國。

滿洲，十年來的滿洲，幾乎是在沉默中生長着，完全給人遺忘了。從滿洲建國到現在，已經有十個年頭，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呢？這是值得介紹出來的。在完遂大東亞戰爭的今日，關心滿洲國的人相信不少，記者謹以十二分的熱忱，源源的介紹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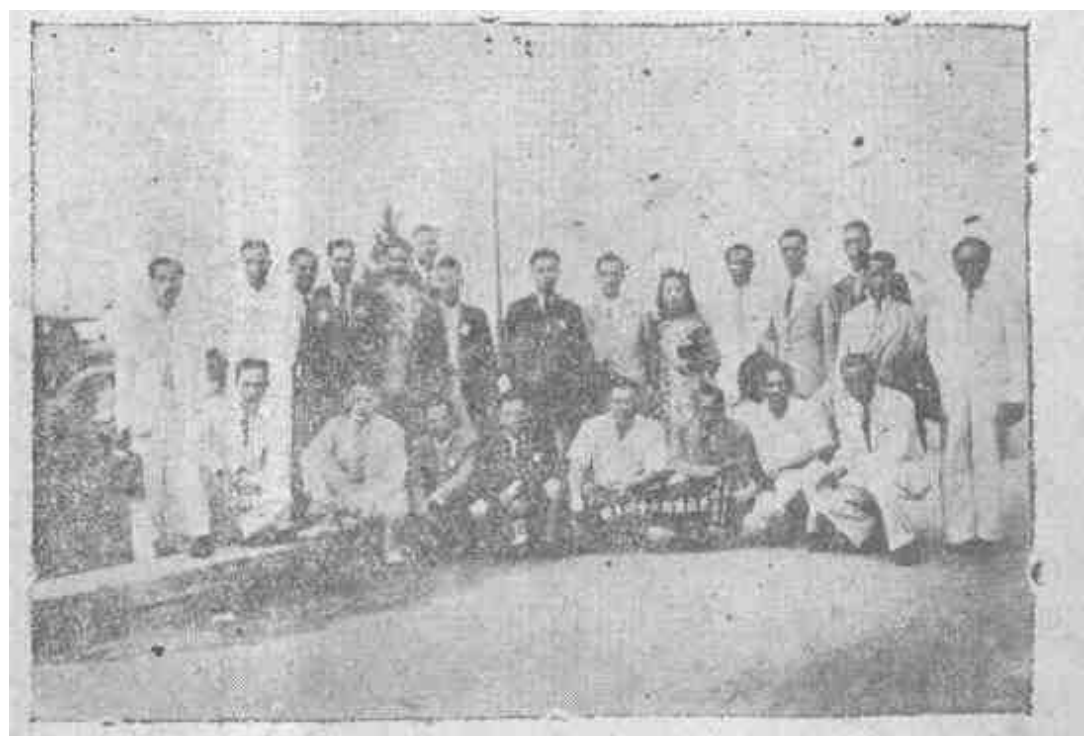
這篇雜記是按着日子寫下來的，而且出發是從南至北，所以只好照着行程，先中國後滿洲國的介紹給讀者們，請各位忍耐一下罷！

## 大家努力推罷

——參加東亞操觚者大會的中國代表們，除了北京天津的代表外，都是在七月廿八日集中南京出發的。記者在廿一日才接到通知，辦理注射及離粵各種手續，但是從廣州坐船往上海總得十天，而且船票未必隨時買到，這麼一來，到達南京的時候，恐怕他們早已踏進滿洲的首都——新京——在開大會了。不坐船，祇好乘飛機，剛巧參加東亞競技大會的排球隊也要趕着北上，由外交部 and 軍部聯絡好了，派了一部飛機，從南京飛到廣州來，所以記者也就找到一個坐席。我們一共有十七人，廿六日早七時，我們乘了省政府的大車從省二中出發，沿途風馳電掣，多麼爽快啊！車上有十六個雄糾糾的排球健將，有同盟社的山本攝影師和送行的共廿多人。我和山本君談着天氣，櫻花……兩旁的東西，如白駒過隙的向着

後退，我們是一步一步地走出市外去了。我們都抱着一種很痛快明朗的心情前進。

經過幾日的雨洗，公路是給潤透了。當汽車到離機場不遠的地方，車輪突然陷入泥裡，沒法前進；我們只有下車來拾石子鋪路，「黃毛的新皮鞋可倒髒了！」突然一位健將這樣叫着。在「一人拾三塊」的命令下，我們都很協力地把石子墊到車輪前後的地方。不過輪是陷得相當的深，老是不能前進。旭日從東邊的山崗上面披上了晨裝，很嫵媚的窺伺着我們。一羣農家的男女，扛上犁鋤，趕着到田



影 撮 隊 球 與 前 發 出

間工作。「喂！推車呀！每人留票四毫！」我們雖然這樣喊着，可是他和她們，都用着很懷疑的眼光望着我們這批穿洋服の修路者。這些農家老是站着不動，看他們的情形，一方面也想掙這四角子，另一方面肚子裡又懷着什麼的心理，趑趄不前。我真不解這些鄉民何以會這樣。最後還是一個年紀較長的農夫見識高，他首先走過來，跟着男的女的老的幼的統來了。他和她們的動作夠令你啼笑皆非呀！我們是要鋪好路然後推的，他們都把石移到車輪的兩旁，這樣只有使車輪越陷越深罷了。

## 鵬翼下的山河

——車既沒法子想，還是走路來得快。經過十五分鐘的黃泥路，機場的辦公廳是

出現在我們目前了。山本君給我們拍了兩張照片後，到休息室靜候着。這幾天給強暴的黑雲壓迫着的太陽，今天是得到揚眉吐氣的機會罷。她的芳顏早已伸出山崗上面了。這時剛巧機關長閣下也到機場，看見我們這班北上人馬，很和藹地訓示着說「請努力吧！」不久從另一部汽車裡走出一個中等身材的男子和三個女子一個少年來，仔細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樞蘭芳博士，他們也是同機飛滬的。隆隆的發動機聲，是預告我們將要起飛了，隨着機場管理人的指示，我們魚貫的登機，珍重一聲，這大鵬鳥慢慢地依着走道前進，片刻機頭稍稍仰上，越飛越高，直上干雲霄啊！

機內座位有廿一個，左列是雙人位，右列是單人位；沙化椅子附着兩條皮帶，預備昇降時給旅客印在身子，以免顛仆用的。兩旁玻璃窗都掛上簾子。剛離機場時，前面的電燈亮了，現出兩句日語寫着「請放下簾簾，停止吸煙」。幾分鐘後，那電燈熄了，簾簾也就可以打開了。我們把視線拋到外面，俯視人間，看見珠江的水黃黃的，把兩旁低地的田畝浸着，茫茫一片。

從前讀陶行知坐飛機有感的話，內裏說「天上看人間，越看越奇怪，黃的一塊塊，綠的一塊塊；一塊塊裡，還有許多小塊塊，歪歪曲曲，曲曲歪歪……」實在奧妙得很。飛機是在二千呎以上了，俯視人間，確和陶詩所說的一樣。不過一般人平日在地面上，祇知道飛機在雲上飛，那料到現時飛到雲霄裏，足下有雲，頭上也有雲呢。地面的人說我們是飛天，但實際我們飛機之上還有着青天呀，這或者有人會說這是三十三天天外天吧。

兩旁的鵬翼的銀色金屬，反射着太陽光，把我們的眼睛刺得睜不開來。我們帶上了茶晶眼鏡，欣賞着四圍的白雲。遠遠的一堆堆白雲，聚在一起，十足像一尊白衣觀音，唯肖唯妙，單缺少了眼目罷了。她披上了白衣，合上了雙掌，站在遠遠的一角，這使我想起了日本北海道的羅漢雪來了。每年冬天，北海道的雪是下

得很厲害的，當地某山——名字一時想不出來——滿植着針松，那棉花白雪隨了風飄到松樹上面，極不可思議的積成了十八羅漢像；有垂平的，有俯視的，姿勢各個不同，神態畢肖。是人工做不到的。這種羅漢雪，由日本某電映公司攝出來，送到各地放映，它和今天看到的觀音雲，可以說是先後輝映，並佳皆妙。

在飛機橫跨台灣海峽的當兒，發現海上有許多暗礁，奇怪，這樣多的暗礁，何以從前乘船未曾見過，連聽也沒聽人說過呢？沒有帶望遠鏡，所以連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正在心裡懷疑的時候，忽然看見下面一團缺了一角的白雲，而海上像暗礁的東西也像它一樣缺去一角；再去看其他的白雲，發覺它的下面必有同樣的像暗礁的東西，這使我斷定海面的不是暗礁，而是雲影。因為雲影到藍色的海面，在微波盪漾中，我們從機上俯瞰，所以看見一塊塊的像暗礁的東西來。

飛行速度是越來越大了，飛機從這堆雲穿到那堆雲。台灣是越飛越近了，海上有一隻大母龜和子龜玩着，噢！台灣海面出了這樣大的烏龜嗎？刷刷眼睛凝神俯視下方，有是有尾，原來是個烏龜形的小島，並不是真的龜呢。旁邊的四五個小島，像是子龜隨着母龜一樣，天工的奧妙，不能不令人感嘆呀！

## 渴時一滴如甘露

——正午降落台灣的機場，經過查問後，走入休息室稍爲休憩。同行中憤口

語的人並不多，我和梅蘭芳先生談起來，他說「日語我是不能說的，請多多照顧」態度的確是溫文爾雅。今日天氣太熱了，各人都汗流直流，——有人說女子流的是香汗，男子是流臭汗的——口渴得生膠，一個女招待員招呼我們到冰房去喝冰水，這時不但那班運動家要喝，就是梅博士也來一杯，渴時一滴如甘露，這種滋味，確有說不出的奧妙。冰水喝罷，我給排球隊的領隊李君打電話通知總領事，我也順便打電話到帝國大學找宮本教授和中井教授等老師，因為是星期日，他們到一個地方開會，結果請他的助教代爲轉知罷了。台灣是我舊遊之地，情形還熟，不過飛機停留時間太短，祇有卅分鐘，所以沒有入市。

台灣的旧畝都是長方形很整齊的排列着，每隔相當地方，必有村莊和水塘，守望相助，灌溉亦極便利，

並不會像我們鄉村那樣，往往爲着水源而發生極大的紛爭的。台灣的鄉村，統統有電燈的設備，電車，小火車，或公共汽車行駛到每一個村落，農人把收穫品運出城市是不會感到困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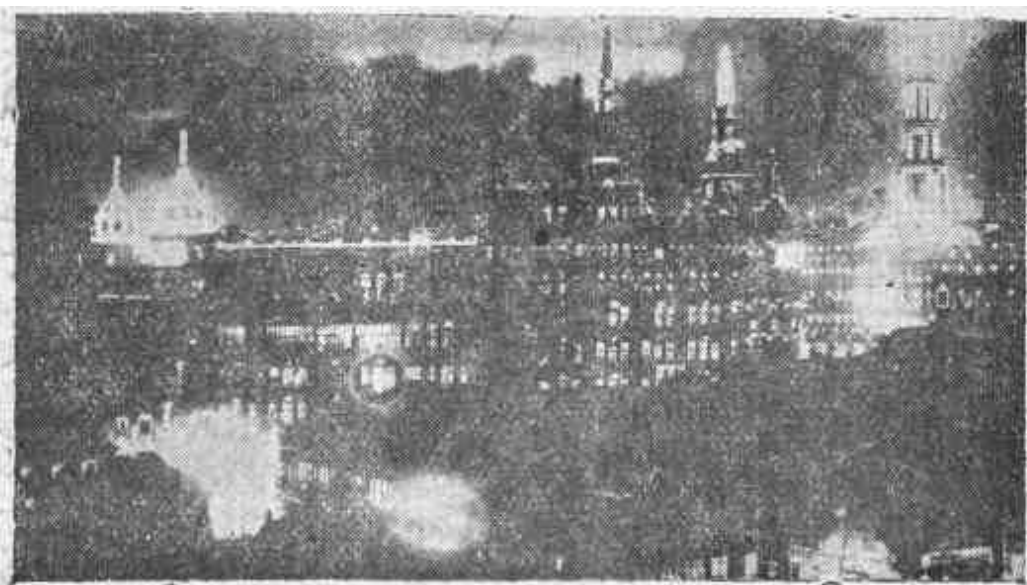
從廣州到台灣，是要飛三個鐘頭，台灣到上海也要同樣長的時間。大約是下午三點鐘了罷，高高的建築物，一座一座的觸着我們的眼簾，這是上海，世界有名的商埠。不久機降下來了，爲着氣壓的關係，各人都覺得耳朶發痛，隆隆作響，怪不得從高空直降時，身體不健全和沒經相當訓練的人，是會因此而望忌的了。

梅博士的太太和愛女聽說梅博士今天乘機飛滬，所以都來迎接。「我們來接過兩次了，總不見你」，梅博士的愛女很天真地說：我們離開廣州前，早已打電報給上海市政府，屆時請他們照料。在我們飛抵中江的時候，上海市政將派了一部大車來接我們。原來這是大場，離市相當遠的。爲着節約煤油的關係，連「的士」也不見，要不是市府派車來，真不知怎樣好了。我們目的是先找旅館解決住宿問題，同時還要醫醫肚子，因爲肚裏面已經在打音響呢。

## 月夜的上海

——一個世界商業的鉅港，世界人種的博覽場。月夜在牠的頭頂，清風在牠的臉上，絃歌在牠的周遭，烟波纏着牠的懷抱，月夜的上海，是充滿着神秘和嬌媚的色彩。

落日的餘暉已經歸去了，一片桃色的晚霞，籠罩着南京路的一



「海上之夜」

帶；黃浦灘頭的微波，掩映着天際的晚霞，浮雲是很輕快地浮蕩着。天色是漸漸黑了，稀疏的明星，伴着那美麗的明月，在那沉沉的天空璀璨地閃耀着。先施，永安的霓虹光管和大商店的電光，把夜世界的上海照得像白晝一樣。月夜的海，我們只覺得是一片銀色的光輝。

南京路上有的是電車，人力車，三輪車和漂亮的青年男女；還有些老太太帶着年輕的少女，立在路旁等候着什麼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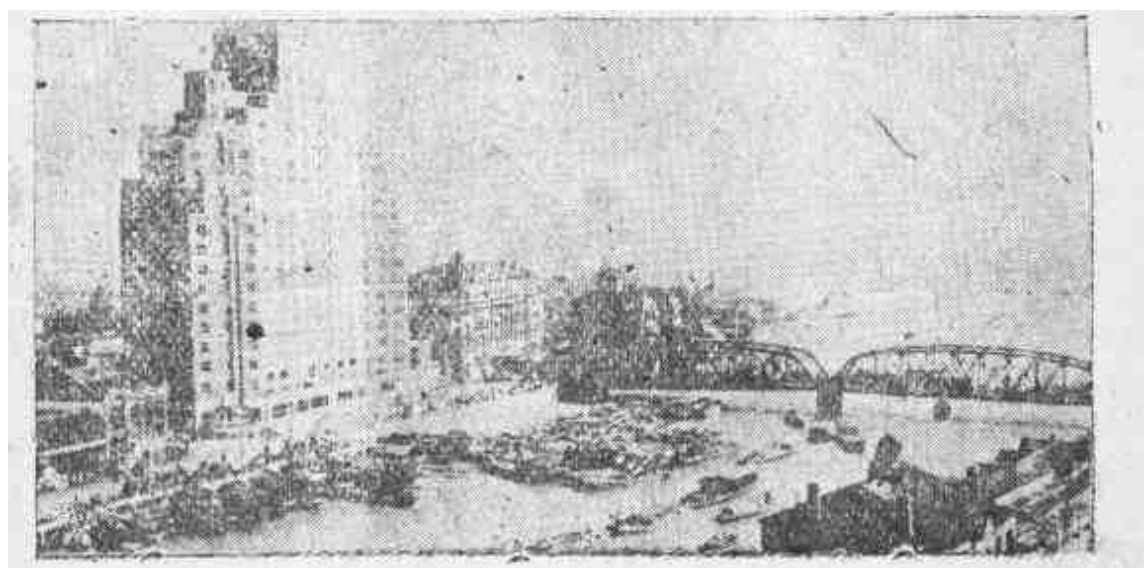
這些老太太的眼睛是相當銳利，當她看見你是一位西裝筆直，派頭十足的少年紳士，而且獨自走路的話，她會很敏感的跑到你身前，很巧妙地說代你解決寂寞啊，解決寂寞，夠不果是私娼的一套，我從前聽人說過了，四馬路是強拉人的，但是現在的南京路，也快要演這一套吧。

大戲院的招牌和舞廳的光管，很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在車聲，人聲的喧嚷裏，微風送來一陣爵士音樂，使人神焉向往。在雜音刺得耳鼓欲聾的時候，忽然聽到了這美妙的音響，和病人找到了一種聖藥一樣，心境是多麼痛快，多麼安慰。

天氣是那麼熱，月亮又那麼美麗，愛月獨眠遲的人，是不會把這大好良宵虛度過的。馬路的行人，是越來越多了，其中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們，特別多，特別漂亮。衣香鬢影，風光綺賦。青年的紳士和妙曼的女郎，一對一對的手挽手兒，出入於電影院，舞場，西餐室。燈紅酒綠，燕語鶯聲，那種繁華的情景，在在使人沈醉，使人迷惑。歡樂在他的眼前，情侶在他的懷抱，交頸的狂歡，甜蜜的情話，香醇的美酒，他們忘記了自己，忘記了一切。今天有酒今天醉，他們是天之嬌子。在這裡可看不到一切人間的咒詛，哀痛，貧苦。

黃浦江已經沉寂下來，輝煌的大汽船正在那裡休憩着。人要休息，牠們也得休息吧。江水老是靜幽幽地長流。天上的嫵媚月亮，倒掛在江裡，微波像魚鱗那樣閃閃發光，一隻巡河的小艇從這裡一衝，把江上的月亮給破毀了。遠遠來的兩隻小舟，輕搖慢划，波光船影，襯着天上燦爛耀目的星兒，是多麼的幽緻，和含着多麼濃厚的詩情畫意呀。這和那洋樓矗立，車馬喧嚷的南京路比較，又是另一個世界。

從鬧熱的馬路回到旅館，入浴後，預備好好的睡覺。可是鄰室的搓麻將聲，和打情罵俏的笑聲，還有那來來往往的脚步聲，吵得頭也昏了，神經也麻木了，連這座五層樓的大建築也快要給他震倒了。不錯，城市是消耗的總機關，不僅消耗金錢和時光，連人的精神也都消耗了。「這班渾蛋，直用享樂，不知其他，自己胡鬧也能，連別人的安寧也去妨碍，真是豈有此理」。我正在這樣想，外面的男女笑聲更來得厲害，衆清一濁，人家還得要笑我是傻瓜，只好掩耳塞頭，來度過這入上海的一夜。



樓大滬老百的邊堤海上立臺

## 京滬線上所見——昨天和

市府約定今早十時晉謁市長的，排球隊的健將，個個扎束停當，由外交部派來的顧舜華先生領隊，乘了電車出發，到終點再轉人力車。市府是在兵臨路南端，進門是一條花徑，兩旁遍種了鮮花和樹木，是一所相當清幽的地方；左邊是紅磚蓋的一座洋樓，銅窗白窗，美奐美輪，再進拐左才是市政府秘書處，右旁第一科辦公室，顧先生是常到市府的，所以很方便的引我們到裡面坐。見過了科長，請他轉致秘書長和市長後，一會兒，請我們到二樓會議室去，這市府裡的設置，有許多地方像是學校一樣的，聽說在從前這裡的確是做過什麼的研究機關。周秘書長之後，隨着市長也來了。先由李領隊代表道達來意。我們隊員裡面有六位還是市長任廣大教授時的學生，因為這一次是代表國家，同時又